别离人在雨声中

胡建君

张桂铭先生离开我们有两个多月了。不知为何，我一直不肯接受这个事实。看完电影《星际穿越》，便幼稚地想，也许真的，他尚在另一个平行时空，从不曾离去。

第一次见到张桂铭先生，是在太原路的定园。张先生一副不温不火，清淡而从容的样子，似乎不太像他笔端那些明亮斑斓的图画。倒是一见如故，都是浙江人，又同属兔，并没有代沟。我注意到他穿戴简单却讲究，帽子和围巾都很不俗。后来熟了，再去定园，我便会打电话给张先生，如果他有空，必欣然前往。而后又被邀请去他家，或者一起去看望方增先老师，他总是春风和穆的模样。

张先生并不擅言谈，却特别喜欢看书，有时会问问我最近在看什么书，还跟我谈起木心，还有沈从文，我觉得他对文字是有品位的。他喜欢谈起关于他的作品的一些故事。上世纪90年代初，香港画廊开展览会，画廊老板说他的两幅画被一女子买走。那位女子因为丈夫过世一直落落寡欢，那天一抬眼看到张桂铭的画，突然打开了心结。还有一次也是在90年代，有个卖画的商店报案，说挂在墙上的一幅画被人偷走。破案后得知偷画的是个老外，因为看着画满心愉悦，又无钱购买，最后忍不住下了手。这两件事让他高兴，他觉得自己的作品是给人带来快乐的。

有时他会突然打一个电话过来寒暄几句，我以为有什么事，结果并没有。只有一次，他知道我收藏些老银饰，委托我帮他觅一个老银耳挖。我说要什么风格的，他说简洁的。那些时候我并没有意识到，他其实是内心寂寞之人，只把灿烂和光明，都留在了画面上。我至今都在后悔，为什么那时不主动一些，多陪他聊聊天呢。

中秋节那天，明松和我相约去张先生家，畅谈了三个多小时，约定过些天再去，明松要为他做个专访。而我带了新书《山水》，张先生翻阅之后大加赞赏，我便答应帮他出一本这样的笔记书。那天他还颇有兴致地给我们看他最近的创作，几张人物画的风格之前没有出现过，非常概括生动，偃仰多姿，摆脱了之前皮影戏的影子，线条古拙有趣。我们都觉得好，他自己也颇为得意，觉得这个系列可以继续。告别之时，得知我们还要去看望陆康老师，他便转身拎了一盒龙华寺的素月饼，托我们带去。

最后一面在徐汇艺术馆的“卢甫圣师生艺术展”上，我作为策展人，邀请张先生参加开幕式并发言。他如约前来，讲了很长时间的话。我在台下看着，发现诸位艺术家中间，张先生如此与众不同，是那种清净不群的况味。后来我们要送他回去，张先生连说不用，坚持自己散步回家。他独自撑伞走向雨中的背影，从此在我记忆中定格。

没想到三天以后，他竟驾鹤西去。得知噩耗，心痛无极。没过几天是追悼会，却是我小手术出院的日子，没能参加。我一整天躺在床上，看着窗外苦雨霏霏，突然想起那天短信问他，开幕式的嘉宾介绍，该用哪个头衔。他回复：“小胡，我哪里还有什么衔头，画家就是衔头。”这是他留给我的最后一条短信。

张培础老师曾给他画过一张传神的肖像，不知为何，后来张桂铭自己在空中加了几只墨色的飞鸟，简练而飘举，似乎和原本的画面不搭，难道冥冥之中他已知道，自己就要飞走了。陈鹏举先生前些天拣出一幅张桂铭的书法晒在微信上。他说张先生大概是翻阅他的诗词集子，看到这首，很有感觉，便主动抄下来送给了鹏师。那是一首《鹊桥仙·戊寅春月》：“卅年鸿雁，半生书剑，秋叶春花过客。寒窟冰轮梦中人，到相见都生白发。　雪羽黄喙，翠蒂红豆，不过凄凉人物。一衣带水，人道是金簪暗划。”字迹飘零萧瑟，每一句都像是凄美的暗示。心下难过，夜半无眠，我便在手机上和了一首：

江南旧事，指间花月，海上匆匆过客。已倾杯酒且同欢，怎一夜都添白发。片心万绪，咫尺千里，悄谢斑斓风物。别离人在雨声中，再回首阴阳已划。

闲坐书道得心语

张大成

退休后，常去福州路书店看碑帖，看多了，便也知道了碑中的线条和结构；读多了，便也品出了帖中的韵律和动感。于是便有了不出都市、漫步碑林读法帖的快乐；于是便有了花些小钱、闲坐书道得心语的收获。

线条，是书法之灵魂；韵律，乃法书之生命。学书法，其实先要懂得线条的美感。尽管线条有长有短，有左有右，但那圆润与刚毅，是一种本质的美，展现出书写者的严谨与才学；看法帖，其实是在感受韵律的动感。尽管法书有大有小，有粗有细，但那灵动与跳跃，有一种生命的美，充满着创作者的情感与博学。于是便理解了碑帖的线条，都是中锋运笔，乃为心正；字行的韵律，都有真情实感，是为心源。

闲暇时，常常陶醉在写写楷书能解闷，玩玩线条好懂字的雅趣里。有了散淡的心态，总爱在小小的书房里，静静地思考，慢慢地揣摩。于是发现读碑帖，光线暗点，字的笔画与结构，容易看得清；看古画，灯光亮点，画的变化与意境，容易看得明。看多了，想多了，感悟便在心中：好山好水，山青水清；好字好画，干净宁静。有了鉴赏的理念。每每见到干净宁静的旧字画，就会花些小钱买下，常有一种意外的惊喜。于是便发现，每一件好作品，共有的艺术特性是：沉着痛快、苍古茂厚、干净宁静。

书法的美，儿时已爱上；法书的难，小时也学过。在漫漫的书道上，总爱看碑读帖，充当看客，看多了，常有几分心得；在幽幽的笔墨中，总是写字作文，随性把玩，写多了，总有几句体会。学书学碑，一横一竖是根本；写字写帖，横平竖直是关键。于是知道了，写字是练功，人老字不空。这个功，是书法的基本规则，笔笔要中锋，字字才有气，又有功；这个字，是法书的基本规范，字字有出处，笔笔知其源，又是我。俗话说，人怕上床，字怕上墙。字挂在墙上，最能辨出优劣与好坏。所以写字是一辈子的刻苦学习，不是一阵子的兴趣追求。书法是讲法的，从学书的第一天起，就要牢记，学书求法在意临，方能自成一家，走上艺术之路；法书是讲律的，从写字的第一天起，就要铭记，法书求律在韵律，方能释放个性，才有惟我书风。于是便悟得两句诗：书道道法法意临，法书书律律自在。

中国书法，源远流长；法书流派，五花八门。真草篆隶行，学书写字选哪家？显然按照个人的喜好，有针对性地选择心仪的碑帖，是十分重要的。当然在选择前，很有必要了解中国书法的演变、发展和各个时期不同书风等特点。这些基础性常识，早懂，要比晚懂好；专一，要比不专一好。学书写字是条漫漫路，勤学苦练，贵在坚持，还要有正确的导向，也许对学书写字的起步，是有帮助的。古人说，饮水思源。学习传统，意在为我所用，反映在继承上，要潜心揣摩，我写我临，笔笔有神采，字字得精髓；借鉴传统，意在惟我创新，反映在创作上，要目中无人，我写我体，字字有出处，笔笔是自己。于是懂得了写字是在读书，字里行间，便可看出写字人的读书功底；写字是在写人，每件作品，便可看出读书人的写字功夫。于是知道了历史上的书法大家，不仅是一位读书人，学问家，书论家，还是一位道地的文化学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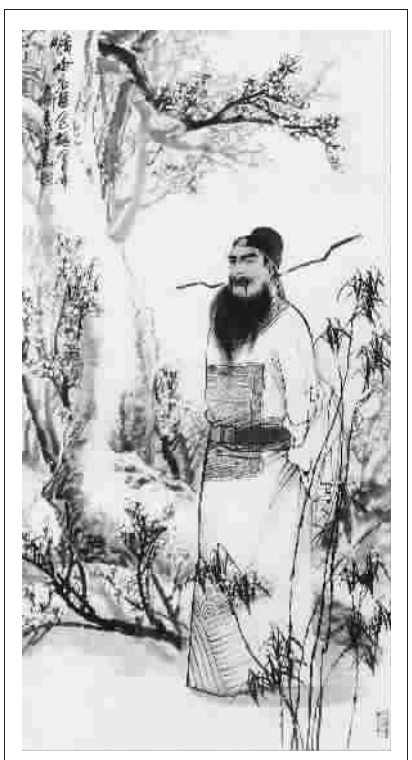
写字读书亲兄弟，翰墨金石一家人。在写字中，不忘读书，以学问滋润写字；在读书中，学习写字，以写字滋养学问。浇花浇根，根深叶茂，才有朵朵红花；学书学法，法严律明，才能字字自在。于是理解了：线条圆润行行动，结构和谐字字静。于是懂得了：写诗必须对对韵，学书还有背背字。于是明白了：写字熟能生巧，巧为生辣；学书勤能补拙，拙是茂厚。于是便有了，这些断断续续的，看碑读帖的心语，写字作文的体会。

多半……

赵全国

凤姐儿多半诚心实意地认为，设计破坏宝黛姻缘并非是伤天害理的恶事，而是为了贾氏家族的福祉。法海和尚多半自以为是得道高僧，斩妖除怪正是他的职责所在。老葛朗台多半深感烦恼：这世上竟然无人理解他的节俭，多的是对他的无情指责。梁上君子多半会以鼓上蚤自居，可列入108将好汉榜的。

我们当然不是上面所说的那些“反派”人物，但有时也不免犯错。我们在做某些错事时，多半也自认道理十足，全是出于好心好肺。



包拯　（中国画）　聂秀公

夜光杯

低头看风景

王鸣光

寒潮袭来，落叶铺地。

我站在公交车站上，公交车许久没有来。在无聊的等待中，我将目光落在了脚下堆积的落叶上。于是，第一次发现落叶的色泽和形态，远比在树上丰富得多。

当叶子缀在高高的树枝上时，它们层层叠叠，密不透风，看上去像是一团如云的翠绿，或是一片斑驳的金黄，抬着头分辨不出叶与叶之间色泽、形状的差别，仿佛都是孪生的。

然而，在它们被强劲的寒风吹落到地上后，这才发现，他们之间的大小差异很明显，有的犹如一个壮汉的巴掌，显得阔大粗壮；有的呢，却比婴儿的手还要小，显得袖珍玲珑。它们的状态也呈现出多样性，有的两边卷曲起来了，形成拱状，在地上滑过时，发出干枯的“嚓嚓”声。有的只是在边缘上稍稍弯曲，大致保留着在枝上舒展的样子，因此被风从地上卷起时，姿态翩翩，犹如在枝上一般。他们的色泽也是不一样的，有的深黄，有的淡黄，有的是半黄；有的呢，只在叶尖处有一点黄，千变万化，片片不同。

当你细心观察着每一片落叶时，不仅发现它们的形态、色泽天差地别，而且发现了每一片叶子都有着各自命运。那些形态大、全部枯黄的叶子，也许出生在夏天，享受过夏天热烈阳光的照耀、暖风的抚摸、雷阵雨的沐浴、蝉的歌唱，它们度过了完整的一生。而那些小的、甚至还绿的，是生不逢时了，还没有好好长大，就被突如其来的寒风从树枝上硬扯下来。于是你听出来了，每当落叶在半空发出“簌簌”声，或者在地上摩擦出“嚓嚓”声，那是它们在向你讲述着它们的故事。

细细想来，何止是落叶，其实落花的形态和色泽也远比在枝上丰富。当花在枝条上怒放时，他们每一片花瓣的色泽、舒张的方向、生长的姿态，就像从一个模子中出来的。然而当他们落下来的时候，便显示出明显的差别：有的落花，新鲜得像在枝条上一样，叶脉中饱含着生命汁水，它们好像故意从树枝上掉下来，躺在地上休息一会儿后再回到枝上去。有的花瓣残缺、凋零，伏在地上，却有美人迟暮的情致，叫人怜惜。有的花瓣只是边缘出现淡淡的一抹枯黄，于是一片花瓣上或红黄相间、或白黄相间，显得比一色时更加美丽。

平时，我们常常抬起头来看日的起落、月的圆缺、山的明暗、树的荣枯、云的书卷、鸟的飞翔、雪的飘舞，其实，低下头，就在我们脚下，即便是几片落叶，也是一道精彩的风景。

公交车终于来了，将一地的落叶，留在了身后。然而，从此我会欣赏落叶了，会低头看风景了。

多灾多难的《知识论》

鲍　敏

金岳霖的《知识论》一书，在学术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，但很少有人知道，这本书的问世，经历了许多意想不到的曲折。

1939年，金岳霖到昆明后，继续从事《知识论》的写作，有一天，他正写着，敌机来了，整个昆明警报大作，很多人都跑到了郊外，但金岳霖当时却灵感大发，索性继续写。一会儿，飞机在附近投下几颗炸弹，随着几声巨响，房屋摇晃、尘土飞扬，但金岳霖却不为所动，晃晃脑袋继续写。警报解除后，师生们把他拉出来，他才看到房前屋后全被炸毁了。从那以后，飞机再来轰炸的时候，他就也跟着大家一起往郊外跑，书稿随身带着，一边躲避飞机，一边修改书稿。又有一次跑警报，他像往常一样提着装书稿的箱子跑到郊外，找块石头坐下来，打开书稿埋头修改。后来困了，他就把书稿当枕头，枕在头下，睡着了。醒来以后，天已经黑了，他提着箱子就走了，把书稿忘在了山上。回到宿舍才想起来，急忙提了灯笼回去找，却怎么也找不到原来的方位；第二天天亮后继续找，找到了原来的方位，却只见到了几块大石头，书稿早就没有了。

金岳霖先生懊悔得捶胸顿足，平静下来以后，决定重新写。1948年年底，这部书稿终于完成了，金岳霖把书稿送给了商务印书馆，但由于当时国共双方正在打仗，北平城笼罩在一片战火中，商务印书馆的职员都各自奔命，也就没有人再顾及他这本书稿了。这样直到三十年后的1983年，商务印书馆才把这本书印出来。

适应阅读新时代

庄元强

我有两个书房，一个常规书房是小阳台改成的开放式书房，里面有两个大玻璃书橱和三排书柜，这些与我朝夕相处、坐卧与共的书大半读过，还有小半只有“书缘”而待读。另一个是我最近与时俱进，适应碎片化阅读时代开发出海量巨无霸的移动“小书房”。

现在两个书房的用途是截然不同的，对老书房是弃之一边，基本不用，而对小书房是宠爱有加，时时光临。

说到我的移动“小书房”，就是那个随身携带的5寸手机屏了。别看它机小可肚量大，只要你轻轻一滑屏幕，就能看到里面的几千本“书”（微信文章）。

刚开始玩微信时，每时每刻必有友人源源不断地在朋友圈晒出新书（微信文章），少则二三，多则五六，看到好稿子我就收藏了。后来发现收藏夹有编辑分类的功能，可以把你中意的文章先收入，而后集少成多，集粗成精，归类主题，不断充实你的“小书房”（收藏夹），最后可细细品味。

我认为用微信收藏夹作“小书房”的好处是：首先是方便阅读。古人云：“读书有三上，床上、厕上、马上。”这个“小书房”好处在于它能随时移动，无论你在厕所、在床上、在车上，只要打开微信就能看到你想看的那本“书”。

其次我的“小书房”信息来源多而广。我是媒体人，搭头朋友多（朋友圈有160人再加10个聊天室群，共有近500多人）中有医生，法官，律师，公务员，大学教授，警察等等各色人群，他们喜爱并晒出的各类“书”也代表了社会各阶层的不同声音。

我把“小书房”中的藏书一样选择性地按科类分门别类。每到半个月左右，我会静下心来，把原先收藏的众多信息分档归类，计有历史政济，旅游地图，知青岁月，出国留学，摄影绘画，玩转上海，媒体，大众养生，明星八卦，政治人物等16大类近千条信息。这样的好处一是为今后查寻方便，二则对所存的书籍，心中有数，不会因时间久而忘记。

有不少朋友知道我有这个“小书房”，会问我借书。如一好友要到香港去，发微信咨询我，我即从旅游大类的“香港”信息中取出给他。另一同学一天在世博源玩，说地方太大找不着北。我当即从“玩转上海”大类中找出世博源4条吃喝玩乐停车信息，解了她之困。

不过这“小书房”在收藏技术上有点困惑。因在微信保存上，只有一年保鲜期，一年才过，就会把你图文并茂，音画艳美的美文，褪尽繁华，只留下一段孤零零的文字素面朝天，失去美感，让你惨不忍睹。但最近又听我一微友传来利好消息，嘱我只要开通微云，这样就可把“小书房”里所有资料，存入其中，内存无上限，且永久存放，永保完整，这样一来，我这个“小书房”就是千秋万代能传下去的永久牌书房了。

十日谈　我的书房

书房是我的立之地，请看明日本栏。